

歷代 日記叢鈔



學苑出版社

歷代日記叢書



遊明聖湖日記

疁水浦 祁君惊甫著

余稚年聞人談臨安之勝。未嘗不神躍欲往。萬曆癸丑。余始弱冠。即欲裹三月糧。作暢遊計。邇來十有一年。時結夢想。歲癸亥。往賀武陶叔正旦。叔撫余言曰。子夙有武林之興。今年秋當偕子往。余欣然敬諾。及秋光將晚。方念前約。聞叩門甚急。叔遣長鬚來召。即束裝赴之。是夜宿君宰弟之釀花書屋。時九月十一日也。

十二日午。自胥江解維。晚抵吳江。登長橋。坐垂虹亭。煙波十里。歸雁數行。高歌白石詞。一闋乃還舟。同遊者張君茂之。武陶叔沖如。仲兄君錫弟。

十三日。泊醉里。

十四日。至斗門。遊本覺寺。入三過堂。謁東坡像。讀壁間題句。晚宿崇德。

十五日。晡時。至唐栖。維舟閒步。遇孫芳谷者。年可十八九。惜萍水暫逢。不獲與訂交也。

十六日。進北新關。遊香積寺。

十七日抵西湖。湖在城外。所謂明聖湖也。又名金牛。昔有金牛湧見湖中。假館於片石居。即出閒步。上斷橋。坐石闌。四望略識湖山真面。其樂已不可支。強還寓寓中軒榜曰。一碧萬頃。軒外有池。池外即湖。憑欄遠眺。頽然其前者雷峰也。子然當湖之中者。湖心亭也。屹然對峙者。南北峰也。樓閣參差。望之如錦屏者。吳山也。歷歷如雁齒者。郡城也。湖光滉漾。乍晦乍明。波皺微風。霞橫夕照。遊人漸稀。童子陳設酒饌。呼盧浮白。月上東林。既醉而臥。

十八日遊昭慶寺。佛相莊嚴。殿宇雄壯。洵名刹也。

十九日過斷橋。至孤山。謁和靖先生祠。高風清節。猶可景仰。宋梅三百樹。今放鶴亭下。疏影僅留數本。次入內臣孫公祠。以內臣而欲附和靖。吾歎其不知量也。轉謁岳忠武祠。瞻拜間。覺忠義之氣。凜然如生。祠左即墓道。人云樹枝皆南向。視之信然。有二鐵像跪草中。乃姦檜夫婦也。經九里松。虬枝古幹。十不存一。進天竺禮大士。覽其形勝。四山環抱。堪輿家以為藏靈聚秀之地。非大士莫能當。之中竺下竺。龍象莊嚴。亦宏麗。其形勝不及上竺。下竺有三生石。上有圓公洞。圓公即圓澤大師也。洞前有草菴。菴外有十面靈濤石。玲瓏詭異。不假椎鑿。遇

此則飛來峰。其中洞石不一。曰通天。曰羅漢。曰隱仙。勢類懸厓。形如翻浪。實難名狀。峰下橫跨小橋。冷泉潺潺。然泉上冷泉亭翼然而飛。偃仰間清風時來。幽鳥數聲。令人塵想都盡。由此上。韜光逕路逶迤。山形聳拔。竹陰蒙密。清泉從竹裏宛轉而下。水石相搏。琅琅作金玉聲。到此佳境。耳清目爽。不復知有登頓之勞。良久至巖。巖前有一小軒。湖光江瀨。近在席前。方丈後有金蓮池。產金蓮。僧云唐韜光禪師手植。禪師詩云。惟能引水種金蓮。是也。四五月始花。形如黃金小鉢。

二十日登餐霞閣。閣凌峭壁之上。為韜光巖別室。其下有降龍池。伏虎石。存馬時紅輪出海雲霞絢彩。五色變幻。噴薄無際。誠奇觀也。已而下界雞鳴。陽光漸滿大地。乃歸。巖由僻逕造能仁堂。後有維摩洞。寂然如隔。人境養生者之居也。午飯罷。上北高峰。其巔有五聖殿。憑高眺遠。會稽諸山。歷歷可數。武林小於彈丸之江。細若衣帶。遊目天表。不知端倪。恍疑此身已入霄漢。還遊靈隱寺。寺外包圍。不過盆中景耳。尋呼猿洞。於荒蓁中。僧云。中可通西蜀。余漫應之。復訪呂嶧。但其名存而已。是夜仍宿韜光。

二十一日。至集慶寺。寺當天竺通衢。左文昌右真武。士女往多集其門。故稱小天竺。寺之西房僧月軒紹菴者。以吾家為檀越。凡來杭者必寓此。因留飲頗豐出佛骨。相示其說。荒誕涉妄幻。姑置弗論。然釋氏嘗借此以啟愚夫愚婦之善心。不無小補。又出宋理宗畫像。天姿豐厚。眉宇英爽。偏安一隅。享國四十餘年。徒事讞游。良可深歎。過傅家園。茅屋數椽。清流一帶。經雷殿。至玉泉池。方廣數丈。澄澈見底。蓄魚百數。十有紅白青黃諸色。小大不一。有人頂筐喚賣餅餌。好事者買以投之。翔躍爭覬。老衲作禮。美其名曰齋魚。復遊靈峰寺。寺外有聖泉寺。繞亭皆大竹。竹下流泉出焉。自成小小蹊逕。遊人聊可息足。從寺左上窩石峰。路窄甚。亂石傾欹。艱于行步。天氣乍暖。解衣盤薄。移時乃進。忽遇石梁。陡起數丈。下臨深谷。逡巡不敢上。梁之側。小菴在焉。柴扉半啟。秋菊繞堦。老僧抱甕灌花。訊路所由。指示小逕。得至窩石舍利佛塔。不甚高。可望湖山。諸山後有紫雲洞。石壁嵌空。若神工鬼斧所成。入其內。寒氣凜然。有石梯可下。上小石門。內一石樓。鐫石作大士相坐其中。洞中有洞。奇外之奇也。復行半里許。有金谷洞。已為沙土壅塞。及過無門洞。竹籬低繞。翠柏陰森。殊可人意。惜蓋以夏屋。遂失幽。

邃之趣。

二十二日信步蘇隄。過龍王廟。廟後有釣魚臺。鷗鷺羣飛。山水一碧。茂之曰對此佳景顧安所得酒以賞之。余使童子還攜酒榼布席臺畔。酣暢而起。過六橋上法相寺。喬松夾路。修竹拂雲。迤邐入寺。寺為定光佛涅槃道場。其貌尚存。萬年缸錫杖泉皆其遺跡。仲兄竒之。余曰嘗聞一莖草可化丈六金身。佛氏神幻。固有如此者。相率往拜於少保墓。少保當英廟蒙塵之際。定大難。安社稷。其功當與寇萊公澶淵之役爭烈。景仰孤忠。復悲罹害。低回再三。仍由六橋返。

二十三日晨鐘初歇。披衣啟戶。細雨溟濛。湖光山色不甚分明。模糊中別有妙處。茂之方濃睡。余撫其背曰黃粱熟矣。何尚蘧蘧然耶。茂之一笑起。不暇束帶。倚戶延望曰。此真米家潑墨法也。既而叔父至。仲兄以告叔父。亦云然。相與讀畫久之。童子汲水。品龍井明前茶。又試武夷。余終推龍井第一。奕碁四局。呼酒小飲。擊箸曼歌。再歌再飲。座中無不醉者。醉後縱目。雲開雨止。夕陽在山。湖中歌舫縱橫。管絃未歇。俄燈火已上。若流螢風中不定。漫成一絕云。千山落日暮烟曛。無數笙歌水上聞。借問蕭郎今夜泊。紛紛燈火隔溪雲。

二十四日請於叔父曰。白沙未乾。六橋苔滑。宜泛小艇。攬湖南之勝。叔父首肯。呼童子買舟。舟名嬉春。小社王姓。長年主之。既而霽色開朗。湖光瀲灩。攜酒登舟。推窗四望。山色明淨。如新沐珠宮。紺宇金碧。重重白雲。紅樹高下。互映舟次。湖心亭。亭當水中。左孤嶼。右雲居。諸景瞭然。盡萃此亭。登眺久。舟中壺觴已具。盤餌羅列。劇飲既酣。移舟訪藕花居。不得見。龍鍾一叟扶杖來。就問之。三問乃應。指蘆荻叢中曰。此即藕花居址也。噫。芙蓉之國。化為烟莽之墟。蓋已久矣。泊長橋上。雷峰塔遊淨慈寺。禮五百羅漢像。各具異相。殿後有藏經臺。臺後有永明塔。即永明禪師藏真處。左有居然亭。側有小洞。石如蓮花。名蓮花洞。出訪小蓬萊。貞父先生名園也。先生閉闥謝客。不獲一見。丰采悵望久之。還舟。洗盞更酌。薄暮而歸。

二十五日仍招王氏嬉春社遊。裏湖登放鶴亭。旋泊西林橋。登岸步入西村。隔岸望孤山。後朱欄傍水。翠幕垂窗。古樓覆屋。小艇繫門。余乃悅其幽寂。呼舟對渡。果佳境也。繼遊大佛寺。殿宇不存。大佛巋然反礎中。遭秦劫矣。

二十六日聯步上寶石山。一石橫亘。數十丈。大似虎阜千人石。又有垂雲石。一勺

泉泉左為天然圖畫再上為寶叔塔。窄逕荒涼古殿圮敗不堪寓目遽欲返僧曰其尚後有勝地可遊予從之見刻石為雪達太子像形容奇古箕踞巉礧之上與落雲石相對旁有逕甚隘互相扶曳而下峭壁如屏與雲相接苔蘚斑駁樹木虬蟠過此即紗帽峰螺旋而上至初陽臺惜早遊五日未能看日月並升也徑山天目諸峰隱隱可見還至葛嶺朝陽閣傍倚峭石憑虛遠眺江上客帆湖上遊航僅如一葉叔父曰此閣可稱絕勝宜為賈浪子宰相所據吾已謀斗酒佐濟勝具皆起謝舉酒勸酬臨風舒嘯日暮下山

二十七日霜降入城止臬署前看迎旗高牙大纛軍容肅然浙省大地自是不同若吾蘇直兒戲耳

二十八日既盥櫛焚香啜茗清興悠然叔父曰數日遨遊略盡南北之勝今日宜對湖山清話以節勞頓仲兄與茂之舉錢王雄略宋室偏安遺事逸事憑弔古今浩然興歎君錫弟問湖上之游何時為佳余曰雨竒晴好西子固淡妝濃沫總相宜也昔人有晴湖不如雨湖雨湖不如月湖月湖不如雪湖之語安得勾留一載以踐四時之游乎叔父若不聞也者頽然而臥夢以游之各適其適同

樂其樂。此亦勝遊之餘事耳。午後步至望湖亭，與湖心亭相對。亭下湖舫雁接蟬聯，俄長風從朔方來。飛雲疾於奔馬，南北諸峰或隱或見。湖中白浪頓高數尺，儼如滾雪。又一異境歸寓，小飲擁衾成寐。

二十九日，雁聲如櫓，霜葉半醉。已是初冬，景色寓後有吳二娘者，青樓中人也。向居昆陵，色藝絕倫。余欲招之，請於叔父曰：「有一妙人，能容勸酒乎？」叔曰：「何傷？」吾亦不惜白首與紅顏共醉也。二娘聞命即至，淺斟低唱，愈增嫵媚。不識比當日蘇小何如。酒闌叩所自來，知其從朱公子遊，不得如約，羈滯於此，贈以一絕。烟水湖頭畫掩扉，重重啼恨溼羅衣。芳心欲訴無人訴，空向東吳幾度飛。

三十日，登過溪亭，亭為東坡先生建，內供先生像。過片雲亭，對亭一石，高數仞，孤秀挺拔，名曰片雲石。度略有觀音洞，至龍井寺，井深不盈十尺，大旱不竭。中蓄二魚，長可如人。泉從井溢出，在山。泉水本清也。上風篁嶺，嶺上有萬丈泉，異石奇峰，纍纍然作奔獅舞象飛鸞浴鵠之狀。昔米南宮拜石，稱石為石丈。若此諸石之奇，未覲見之，當更何如也？至獵戶邨，山形如夾城，前後有門，居人出入其間。過此為新菴。菴下石壁凌嶒，儼如屏障。菴後有石磴九曲而上，一亭當半

道額曰松闌十笏坐亭中。但聞松風謾謾。天籟自鳴。令人洒然意遠。遂成一律。
轉逕探幽谷。山阿結數椽。松濤雲外響。竹浪澗中翻。萬樹來秋色。千山接暮烟。
悠然塵不到。處處可參禪。菴僧設茗果。供客一老僧。年可八十餘。貌清瘦。神采
煥發。趺于中。謂余曰。下菴頗幽。曷往遊焉。使沙彌前導。古洞為門。懸厓作壁。中
構小屋三間。後一石亭。亭直上湊合無痕。下一臺可容二三席。曰石圍屏。側有
小軒。懸古畫一幅。瓦爐一。竹榻一。蒲團一。深邃幽閨。真仙境也。尋少憇石一名。
梨花座對楊梅嶺。梨花盛開。時一望如雪。故名。稍轉即烟霞洞。前有烟霞亭。下
有烟霞寺。又有象鼻峰。佛手岩。雖見一斑。終屬下乘。過石屋洞。惜外無精舍。便
覺孤寂。入高麗寺。登轉藏塔。而歸。

十月初一日。再謁大士。復遊飛來峰。小酌於冷泉之密因閣。

初二日。風日和暖。蓋小春氣候也。煮茗脫山栗。肴酒雜陳。將作望湖計。適吳二娘
遣小鬟來言。女郎不日東歸。欲與諸郎君言別。二娘已冉冉至。乃命酒壯其行
色。略飲數杯。洒涕辭去。余亦為之欷歔不已。蓋無情被有情惱也。

初三日。自錢塘門外沿湖而行。由裏萬松詣至聖書院。并謁四賢祠。上鳳凰山北。

有見湖亭荒蕪已久。石刻數字漫漶不可辨。穿小逕攝衣緣厓而上。始達御教場。有將臺。臺前有排牙石。錢江帶其南。西湖繞其北。郡城環其東。富春峙其西。真天府之國也。後有小菴人跡罕至。觀八卦田下坡。有犀牛石。月牙洞。石上剗無影相三字。前有躍雲石。其狀如梯級而上。至聖果寺。可望江雅秀髮鬚靈巒。拂石而坐。清風落袖。嵐氣襲人。其左石上刻忠實二大字。宋思陵筆也。忠實亭在通明洞之前。又有鳳山兩大字。宋人王大通書。過天門洞。近洞有聽講石。天梯石。再上有許僧泉。上有石窩。再上為白玉宮。牆外列鼎獅香象二石。色瑩潤。望之如瓊樓玉宇。轉入歸雲洞。雲霧迷濛。幽寂過甚。不堪久留。以上皆幽深僻遠。遊人所不到。惟寒烟衰草。山禽亂鳴而已。然其境自佳。故歷覽殆遍。雖極險不顧也。後登醉臥石。至懶畔禪師塔院。進鳳山門。出錢塘門而歸。

初四日。吳二娘還毘陵。叔父曰。吳姬今日東歸。可聯騎出郭相送。及至郭外。而姬已在舟。顰蛾作惜別語。淚滔滔下。若梨花帶雨。能使人憐。因贈以詩云。武林門外送行舟。萬里離情逐水流。今夜月明何處泊。天涯回首不勝愁。姬謝曰。既蒙雅愛。更辱新詞。後會如期。方不負此日耳。舟子催解維。送者登岸。風便帆輕。紅顏

隨流水逝矣

初五日居停主人曰山之北曰古蕩頗饒幽致諸君搜奇選勝寧獨遺此耶叔父曰噫吾幾忘之命童子具早餐乘肩輿過松木場不十里而至其地溪光蕩漾沿溪皆葭荻微風乍來飛花若雪秦望法華諸山圍若屏障出入非小舟不可捨輿鼓楫而前約里許抵岸魚莊蟹舍山市烟村林林在望臨水一茅菴登其樓四面可遠眺鷗眠沙渚菱歌魚唱若相和答領此一段野趣恍然如在元人漁樂圖中菴僧供茗飯蔬食精潔余尚欲遍遊墟落見鴉翻夕照溪界寒烟山色迷離冥冥欲暮乃循舊路而歸歸寓漏下二聲矣

初六日熟睡至午方起濃雲密雨山色空濛湖波不定歌舫寂然余亦偃息終日初七日午後微有霽色與二三兄弟步至昭慶寺臨湖酒樓羣飲於上巨觥滿酌山色湖光盡浮酒面諦視良久一吸而盡鼓腹大笑曰全湖景色在吾腹中今而後安得謂之空洞無物哉兄弟為之絕倒連吸數觥扶醉還寓初八日上蒼屏山約行半日抵江口江上有開化寺聞每歲八月十八日士女雲集於此觀潮潮之為物也上落有時大小有候其聲若雷奔勢若電掣高如雪

山湧如白馬。陡岸為崩。陵谷為振。陰風怒號。白日黯淡。杖乘所謂曲江廣陵之濤。天下壯觀也。余以不得見為恨。寺中有六和塔。經刲火。佛宇蕩然。循梯級升。高望之。富春巖灘據其上游。海門三山雄其東隅。近自天台。遠屆白嶽。巒接雲連。周遭千里。眼界寬大於斯已極。下塔少坐。得一律云。偶遊江上寺。門枕大江陰。一水浮天地。千山留古今。帆隨雲影遠。雁帶夕陽沈。何處疏鐘起。悠悠度碧岑。至真珠寺。寺有珍珠泉。再遊虎跑泉而回。

初九日早過八盤嶺。其下即水樂洞。高丈餘。水由洞底涓涓不絕而來。鏗鏘有聲。如樂作焉。洞中門戶重重。徒跣可涉數十武外。水忽深不可測。涉者乃止去。洞即楊梅嶺。嶺接九溪十八澗。十里至理安寺。寺為日佛開。土手刲在岩石之下。溪泉可汲。山果可餐。以朝雲暮靄。清風明月為長物。真禪家淨修地也。禪堂後精舍。室中爐烟一縷。法華一卷。清致翛然。室後有樓。直踞危峰之巔。曰來青四圍。虬松古檜。與山翠相接。竹爐湯沸。茶香逆鼻。細啜一甌。兩腋間清風習習。俄欲作別。日佛曰。此山深僻。遊者絕少。居士惠然肯來。老僧當掃榻留居士一賞。空山夜色如何。許之夜半。與日佛談禪。機鋒正洽。忽大聲作響。振林木如長風。

怒濤。窗戶為之蕩搖。同人咸屏息。日佛云。虎嘯山中。常有之不足驚也。

初十日。日佛設伊蒲饌。既飽。日佛指示。西去有飛泉可觀。命侍者相導。緩步穿林。厯磴二三里。方至其處。近視如珠明蛟室。雪舞長空。遠望如白虹。飲澗匹練垂雲。坐石靜對寒氣逼人。毛髮塵煩熱惱。渙然冰釋。安得長留此清涼世界也。歸至菴。日佛迎謂曰。今日之遊樂乎。叔父曰。領師惠多矣。相送過橋而別。得詩一首。十里潺湲接小橋。峰迴岩轉白雲遙。禪闈深鎖香塵繞。梵宇幽樓法雨飄。絕壑猿啼驚客夢。長林鳥語伴山樵。年年花落無人到。惟有疏鐘帶月敲。

十一日。半陰半晴。信步上斷橋。霜林映水。雁字數點。山色蒼然。疏柳葉脫。吾秋思愈深矣。

十二日。訪青樓無一可意。令人追念吳娘。不置也。回寓城內。大大作烈焰燭天下。映湖水盡赤。遠近犬吠如亂蛙。人喧若怒潮驟雨。摧頰之聲似山崩水潰。噫。豈造化之不仁。抑理數之莫逃歟。

十三日早。入錢塘門。觀西教場演武廳。後有火神廟。往拜。見神貌凜然可畏。遂趨而出。過孩兒巷。即被回祿處。一門失謹。災及數百家。達旦火猶未滅。神祠僧舍。

白屋朱門。同歸灰燼。焦頭爛額。呻吟於篾篷之下。耳不忍聞。目不忍見。杭州常罹此厄。莫可誰何。為之長歎。

十四日汎扁舟渡湖。換肩輿入清波門。遍遊吳山。先至三茅觀。有泉名天然泉。樓上塙三仙人像。一坐一立一臥。旋至紫陽菴。有飛泉石。垂雲石。鰲峰紫陽洞。瑞石。月波池。芙蓉石。瑪瑙石。空翠亭。白鹿泉。諸勝。丁野鶴夫婦羽化於此。口占一絕。城市來蓬島。烟霞此地多紅塵。飛不到止許。白雲過歷十廟。登鎮海樓。蓮漏在焉。出湧金門。隄上有問水柳洲二亭。為冠蓋送迎之所。復登舟。暝烟生水燈。火逗林。船亦就岸矣。

十五日長空一色。隨叔父至斷橋上席地坐。飲以待月來。少焉東南諸山林杪閃爍。有光知冰輪已離海嶠。俛酌仰望。團圓玉盤已照見。杯勺矣。茂之曰。曹孟德對酒當歌。就若吾曹之清雅乎。叔曰。庾信南樓老子興。復不淺。庶幾近之。皆曰然。互相問答。杯行無算。月近中天。或散步長隄。倚樹舒嘯。嬉笑自如。各得所適。及疏鐘遞響。栖鶴驚飛。不知漏下幾點。姮娥漸西。相與聯袂踏歌回寓舍。不解衣而眠。

十六日。月色如昨。仍至斷橋徘徊不忍去。蓋言歸有日矣。

十七日。嚴束歸裝。明日與湖山相別。攜酒上石。覲山暢飯。憑高縱目。不覺竟日。十八日。舉酒酌湖山而行。從北郭登舟。出北新關。過謝邨。心神嫋散。略飲數杯。即掩蓬窗而睡。夢魂猶在兩峰三竺間也。

十九日宿石門

二十日。抵嘉興。遊三塔寺。過岳園。登烟雨樓。境地與湖心亭相似。而風景不如然。四時遊人殆無虛日。壁上題詠甚夥。有蔣如奇一詩最佳。云。樓閣起湖中。蓬瀛四望通。席分孤浦月。林響隔溪風。話久歌方歇。談高酒不空。歸來遲蕩槳。漁火數星紅。是夜泊北門。

二十一日。重遊東塔寺。訪朱買臣墓。余數載前曾客嘉禾。見甲第之盛。人物之殷。六里街為最。而東塔居其中。金碧煥然。士女遊春。月夕花朝。鈿釵相競。今則佛像塵封。紫苔白草。徧生庭砌。嗟乎。不十年而盛衰之異。有如此者。遊項家園。園為墨林先生小築。奇峰曲逕。引水為溪。穿林繞砌。中瀦為池。其一亭一榭一花一竹。位置不俗。此老胸中本有邱壑。構李名園。此其甲也。夜宿橫江涇。